



严歌苓着



初春的阳光刷在她身上脸上。她不再是个农村少女，不再是个小保姆，不再是个女工和女学生。她什么也不再是了。她的自由在初春的阳光里显得无边无际又不三不四。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严歌苓着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霜降/严歌苓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0.11
(严歌苓作品集)

ISBN 978-7-5613-5333-2

I. ①霜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1326 号

图书代号:SK10N1192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38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5333-2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壹

霜降一脚跨进地铁车厢。到最后两班车时,就连丑姑娘都会被人盯着看了,更何况霜降不丑。旁的乡下女孩,头一回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,一瞅就让人瞅矮了,她不。她一双墨墨黑的眼刹时就反咬住无论从哪方伸过来的目光,逃得再及时,也难免被那眼咬着撵一截。

霜降下了车,嗅到自己身上淡淡的汗臭。她没有买火车票,从家往北京这一路上被检票员撵下车四五回,虽然她换乘了四五趟车,但总算一分钱没花在路费上。她穿一条假丝裙子,光线稍微亮一点儿,就透出里面的彩色内裤。很快她就懂得,裙子贵贱不要紧,衬裙是一定要穿的。男朋友迎出来,怨她不打个电报通知一声火车班次。男朋友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,比她大好几岁,后来她升到高年级他却仍留在原来的

班。他参军后给霜降来了封老厚的信,说他和班里其他男同学一样,一直是悄然无望地爱着霜降。通了一年多的信,他在最后一封信里夹了二十元钱,邀霜降逛逛北京。许多乡下女孩都在北京给人做女佣,他认为霜降一定能在顶好的人家混上事由。就像他服务的那种深宅大院。霜降打量着他身后高院墙里的小楼,问:“我住哪?”

“有空房,”他鬼笑,“老爷子的大儿子一家出了国,叫我常给他们房子开开窗透透气,抹抹灰尘什么的。我呆子啊?给他们使着不挣一个钱。你住进去手脚一定要轻,要出门逛,早上早早就跑。除了老爷子,这院里都是夜里吃白天睡的人。老爷子看见你不要紧,反正有七八个小保姆都和你差不多年纪,他分不清谁是谁。”

他说的“老爷子”是这院的主人,一个名气很响、有许多英雄传说和奇闻逸事的老将军。他是老将军的警卫员。你看他光着背,却挂着手枪,霜降觉得他看去像旧时的打手或家丁。他接过霜降手里的一只竹篓,每上一步楼梯,脖子都伸一下再缩一下。霜降笑,说他像个偷瓜贼。

霜降很快被引进一间大房,地是两色镶的拼花地板,所有窗子都坠着紫红的丝绒窗帘,开灯不碍事,楼上有几只脚在有板有眼地踩着:什么入时音乐在惹他们发疯。

见男朋友把竹篓搁在门边,霜降提醒他别让篓子倒了。问里头装了啥,她笑,笑里有戏。霜降用手轻轻触那床,仿佛它是脆的或嫩的。然后拿屁股小心地压上去,又惊又兴奋地

一缩颈子。之后她横下心似的往上一躺，人浮沉几下。

男朋友靠拢过来，带一种企图和试探的表情，霜降喝住他。紧急当中，她连他名字也忘了。他名字又土又拗口，并且他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，像霜降这样灵透灵透的姑娘一旦开始了自己的故事，马上就跟他没关系了。

“你还不走？我想睡了，明一大早我要出门！”霜降说。

“明天我好好跟老爷子求，请出半天假来，我领你逛北京！”

“我一人逛，北京城敢不认我？”

“北京人听人讲外地话，还不把你往死里欺负！”

“那我，就讲北京话，”她一变腔：“前门儿到了，有到天安门、大栅栏儿……”仅仅一路地铁乘过来，她把报站广播学了个活脱脱。这时她拉开壁橱门，愣住。她原以为这门后是厕所，男朋友笑起来，坏笑。

“笑什么，我晓得里头不是茅房！”她呛呛道。她知道他等她犯错误，或少见多怪地惊叫，他好为她解释这个那个。比如梳妆台上那个扎着刺的、像仙人掌的玩艺是女人梳头发的；天花板上的四片船桨叫电风扇。霜降偏偏不问，心想，等我一个人时，我来慢慢研究怎样用每件东西。

男朋友打开另一扇门：“这才是茅房！”

霜降截了他的话：“我晓得那是马桶！晓得城里人编乡下姑娘的故事，说她们在马桶里洗脚洗衣裳！”她心想：学会坐着解手可不是件容易事，就怕手解不出，坐那儿打起瞌睡。

睡到天擦黑儿，霜降被什么响动惊醒。一看，没拴紧的门被风吹开了，再看，门边那个竹篓倒翻了，里面十来只鳖跑得一只不剩，听人讲鳖在北京卖百来块一只，霜降没带钱和衣裳来，这篓鳖就是她全部行李。她顾不得穿整齐衣服就顺走廊找去。走廊那头的一间房乌蒙蒙亮着灯，她发现一群甲鱼全聚在角落里。有一只探了半个身进那屋，门底缝太窄，它进退不得，正被夹得张牙舞爪。她将其他甲鱼捉进竹篓，便来处理门缝里最淘的那只，刚一动作，门砰一下开了。慌坏的霜降仰起脸，见门里站了个灰白脸男人，满面孔烦躁，颇年轻的身坯，头却是半秃了。

“呀，对不起！……”霜降站起身，想在他盘问前逃掉。她手已被逮住。

“你是谁？”男人问。他样子不凶，却很阴，怎么有这种脸色？灰得像水泥。霜降编不出妥当的谎，只有被他捉着。

男人又问：“新来的？”

霜降快快点头。听说这院子的小女佣不断被辞旧迎新，一时谁搞得清。男人从头到脚细瞄她，已不再逮紧她手了。霜降一身碎花薄棉纱短裤褂，旧了，也嫌窄，胸脯在里面撑得满满的。

“进来。”男人说，根本不问你愿不愿、想不想之类的话，也不说“请”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霜降问。

“两个，”等他将她让进屋，他又说：“加上你。”

霜降立刻扭头去看门。门已被掩紧，门下那只鳖在拳打脚踢。她转身踏住鳖伸长的头与颈，抓住它背和腹，从门缝里拔出它。“看！”她歪头一笑，龇了颗虎牙出来。

男人掩饰着惊吓与嫌恶。“才从乡下来？看样子是才进城，还没来得及学坏。十八岁？”他很顺手地捏捏她下巴。轻浮到如此自如的程度，反而让人服帖了。

霜降昨晚听说这院的将军老爷子娶过三房老婆，结发的那位在他跟红军走后便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。第二位生了两个孩子后让将军当时一位上司看中，被将军拱手相让了。第三位生了七个孩子，其中一个生出来与老头的秘书长得一模一样，从此夫人便在这家中大气不出了。霜降断定面前这位是老将军的九个龙种之一。

“你怕？”霜降把甲鱼肚皮朝天搁在地上：“这回看你再动弹！”她对甲鱼说。“青肚皮呢！青肚皮比红肚皮难觅，因为红肚皮的住在水浅的地方，长得也比青肚皮快！……”她认真瞪着甲鱼，眼不闪，鼻孔也撑圆了。男人在一步以外的地方再从脚将她看到头，霜降晓得自己生得很俏。即使世上没镜子，男人们的眼神也会告诉她。

他请霜降坐。这屋有地毯，满地是枕头、毛巾、毯子。不久霜降知道，他一闹失眠就这样造反。他懒散地转身往冰箱走，裤子宽大，飘得像他没腿也没屁股。他从冰箱里取出一听Coke扔给霜降。

“喝。我叫四星。是我家老爷子升四星上将时生的。”说

着，他盘腿坐在地毯上，手指飞快地捻动一副扑克牌，摆起某种牌戏来，但不超过两分钟，他准定搅和了它们重摆。

“哎，你跟我说话。”他说。

“我叫霜降……”她看出他一点不老，半秃的头造了个老气横秋的假象。

“接着讲。你没听见？你得跟我聊天！”

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管他呢。哎，讲话讲话！”

“……我要回去睡觉。”

“就睡这儿，那是床。”

“……我要回去。我走啦？……”霜降觉出一点儿蹊跷和恐怖。这屋和这男人都不对劲。她轻轻搁下未启的 Coke，实际上她根本不知它是什么，一只冰冷的金属筒，只让她感到几分凶险。

“站住。你不能出去。这里是牢。”叫四星的男人说，“你进来了，就跟我一样，别想出去。这屋真的是牢。”

霜降环视一眼，倏地笑起来。这屋有点疯癫迷幻的气氛，但怎么也不可能是牢。她笑得嘹亮，从里到外笑透了。霜降就这点好，不怵生人，不在乎高低文野。她笑时四星停了牌戏盯着她看，既惊讶又羡慕：她笑得多么好啊。霜降笑时想，好日子容易养疯人。这屋虽一团糟，但没不精致不高档的物件。地毯、壁毯、水晶吊灯就有三只不同的。一屋子摆设足足够装潢十间屋子。若它被称为牢，天下人都会去杀人放火情愿被囚

进这种“牢”。

“你笑什么？我神经？喝醉了，满口胡话？狗娘养的骗你！这里真是牢房。”

霜降仍带着逗醉汉或疯人的神情，问：“你不能出去？”

“出去会被五花大绑绑回来。”

“跑快点儿，跑远些！”

“枪子儿会撵上我。”

霜降咬住下唇——笑憋得她鼓了两腮。四星又开始摆另一局牌，没摆完就一把收拢了它们，他瞅定霜降，浪气地半眯眼：“知道吗？你是一帖补药，男人看你一眼就是大补。”他搁下手中的牌，站起身。霜降想，他可别由文疯子变成武疯子。

“我困死了，我要回去睡了。”她仍笑，但眼已四下掠了一遍，看看有什么能操到手，一旦他疯得动粗，她好砸他个劈头盖脸。

“我告诉过你——床在那儿。”

霜降发现他已逼得相当近。她一下站起来，拳头捏得实实在在的。近看，四星的脸清濯，还有几分典雅。那双眼不像所有疯人那样空白，带着魂魄散去后的超然。四星眼里仅盛着深极的寂寞，绝对的疲惫。他半点儿不疯，霜降断定。但他究竟怎么了？

“你长得……”四星伸手，又想捏她下巴或脸颊，她用力躲掉了那手。“你长得比较混账。”

“你嘴干净点儿！”她斥道，并非真恼。霜降并不是个纯真

得连打情骂俏都不懂的女子。

“这院子没人嘴干净。妈的，我喜欢你。你的混账小样让我喜欢你了！”他将两手搭在她肩上。它们是懒的，冷的。

霜降有种感觉：只要她一撒身，他就会倒伏下来；似乎他的重量全搁在两手上，她架着他，或被他拄着。

“摸摸我的脸。”他说，霜降照办了，“我他妈的不配喜欢你吗？小乡下妞儿？”他柔情地说出这些流里流气的话。

霜降从未设想过事情会这样开始。也未料到会有四星这样的男人存在着：把他突发的钟情表达成轻贱。一种遥远的却与生俱有的骚动在霜降身心中出现了。下一步该发生什么她似乎并不清楚，但她知道会有下一步。她拿不定主意到时候要不要呼救和踢打。不知怎么，这情形与她听说的强奸或诱奸都不相同：她的肉体似乎正违背她的良知，正趋迎那“下一步”。她不情愿那“下一步”的发生，却也并不觉得十分嫌恶和惧怕它。

瘦长的四星站在那里，看上去那么不结实，要从他手里挣脱出去太容易了。霜降想象不出一位闯天下雄关的将军的血，流到这副身躯里已近乎死寂。一位挂帅三军的武士，竟投下一个如此单薄的影子。

霜降往后撤一步，他手坠下来。她拾起四脚朝天的甲鱼：“你要不放我走，我就……”她猛地将甲鱼向前一送，一脸肌肉都在使劲，越发显出一种孩子气的、不当真的威胁。

这回是四星笑了。以后，他们熟了，霜降知道，直到见到

她，他已经很久没笑过。四星还告诉她，不知她的哪一点引起了她抽风般的快乐。当然，他解释了好些天才使霜降明白：他一开始说的“坐牢”并非戏言，无论从形式到实质，他都是个服大刑的囚徒。

四星一把抓过甲鱼，眼也不眨地从窗口扔出了它。霜降“哎呀”一声扑向窗口。

“我拿它卖钱的！你得赔！……”

“赔，赔你。”四星微咬着牙。他拉住她头发，把她脸拉得仰向他。他个高，并不因为半秃和面色恶劣就失去全部潇洒。“我有的是钱，小村姑。”他也不像她想得那样羸弱，很快就将她平搁到床上。

霜降想：她若叫喊，人们可以救她，但之后就会撵走她。她是那样不明不白潜入这座将军宅院，人们很可能会先制裁她。

霜降见那张死灰的脸“呼”地向她压下来，却没有碰她。那冷的、干涩的脸在她耳鬓处拱了几拱，便离开了去。等了一会儿，霜降感到自己仍被完好无损地搁在那儿。一股香烟味飘向她。她睁开眼，发现四星不知何时侧卧在距她一尺的地方，吸着烟。

霜降刚想坐起，他按住她。“安分待着，我不会强奸你。你是怎么来的？怎么闯到我这牢里来了？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吗？全家小保姆都知道我干过多少缺德事。没人理我，老爷子不准任何人理我。”

霜降不得不讲清自己的来历。四星在她叙述时抓着她的手,不时将一截截烟灰弹进她掌心,再将它们捻碎。

“想听听我的事吗?”四星眼珠向上翻一下,像认真追忆什么:“我走私。嗯……受贿,透露国家经济情报。还干过军火贩子。我爸把我送上了法庭,后来又保我出来,指定这屋子做我的小号——懂吗?就是牢监。我已经两年没出过这道门。真的牢监好歹有伴,急了还能越狱。可父亲给的牢,人是逃不出去的。我知道没机关枪对着,没电网围着,可就是没法逃。”

霜降瞅着他,猜度着他几分真话,几分疯话。

“法律只是一个牢,出去了,就不再有牢。我这个牢呢,出去了还有法律的牢。实际上我是被关在双重牢里。在真正的牢里一定可以睡着觉。去干苦力多好。去出臭汗,去捧着大碗喝糙米粥,去听别人打鼾,去让人成群结队赶着,跟牲口一样,今天赶到这儿明天赶到那儿,你可以忘掉自己是个人,去找一种牲口式的快活。在这个牢里,你看见了吧,没一样东西变动,会变;什么都不是新的、活的。我哪儿还是个人,我还没死就成了块臭肉,孤鬼……”霜降听他絮叨,不完全懂。尤其不懂他怎么拿应有尽有、富丽堂皇的屋去比真的牢监。霜降抽身,四星没擦住。他吼起来:“你敢走!”吼时,眼神很绝望的样子。

“谁说我要走啦?”霜降说:“你说这屋跟死了一样不会变,你自己不会变变它?你又不是死的!”她快手快脚地把散乱满地的印有电影女明星大脸的画报叠折好,放进搁满酒瓶的书架,又把几十只酒瓶扔进一个塑料筐。她想着干着,把一

些家具和小摆设也挪换了位置。四星在厕所摆了几把牌，出来说：“是跟换了个地方似的。不过还是个牢。”

“谁让你作孽作多了！”霜降一手挽住长发，嘴里叼着发卡，露出粉茸茸一张脸。

四星翘着一只嘴角打量她。“你过来，小乡下妞。”霜降牙齿衔着发卡摇摇头。“我们来做这协议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”霜降别上发卡说，又问：“不过，什么叫协议？”

“你不要走了。我给你钱。在这里陪我……”

“陪你坐牢？”

“你给我住口。”四星盘腿坐下，并打手势让屋那端的霜降也原地坐下。“我不对你干什么，我就是想有个伴。没人知道你在这里，我给你钱，你伺候好了我，我会多给你。不错吧，小村姑。我怪喜欢你的。你看，你那双混账眼睛敢这么看我。去问问看，哪个小丫头敢对四星这么瞅？找死啊。在全北京的高干崽子里，四星指哪儿打哪儿，我有的是钱。两年前判我时给我过选择，要么坐二十年牢，要么把钱都吐出来。我选了坐牢。我们老爷子很快就把我的二十年刑减掉了十年。哎，你喜欢钱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霜降答。

“喜欢我吗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说完她笑了。

“每个跟我凑近乎的女人都说一样的话：不喜欢钱，喜欢我。真让我想吐。我这人没钱就是粪土一堆，我比谁不清楚？”

连我都是爱我的钱超过爱我自己，不然怎么会为保住钱让自己坐牢呢？好，好，好。现在我和你有了个绝对好的基础——百分之百的诚实。我这人坏，但是诚实地坏，我让所有人都对我做好充分防御。”他边说边拿一只电动剃须刀在脸上磨，五官不断变位置。

霜降打了个长哈欠。天已大亮，麻将声，音乐声沉没了。霜降正要开门，四星停了手里嗞啦响的剃须刀。

“你现在不能出去了。听——”

楼下来传一声回肠荡气的大骂：“祖宗的！都是疯狗——车撞掉老子那么多樱桃！”

霜降从窗帘缝隙往下看，见一位身段极直，黑眉白发的老头站在院子当中。他穿一条军裤，上面是一件士兵的黄衬衫。军制服被他环系在腰上，像刚结束一场拳术练习。他倒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臃肿痴肥的老军人。

“只要他一骂娘，人人都知道天亮了，他是我们家的报晓鸡。”四星说。

贰

花了十天，霜降才卖掉了全部甲鱼。没降一分钱的价。霜降那不依不饶的劲头让买家几乎发了怒，最后又全向她妥协。在买主被激坏脾气时她会倏然一笑，随之，他们就舒舒服服吃了这个亏。

霜降有生以来头次有这么多钱。男朋友提出下趟高级馆子，“你做梦。”她说。

她想买些衣裳，却一点儿想法也没有。突然见一幅电影广告上的女演员上着黑衬衫下着牛仔裤，便照了样买了黑衬衫和牛仔裤，头发也仿照着直直披散下来。到银行存钱时，被问道：“工作单位？”她便明白，她已被误认为北京城的姑娘了。

这天晚上霜降被带去见程司令员——其实他已不在职，

他统率的那支部队被裁军百万时裁掉一小半,现任的司令员军阶和资历都是他儿子辈儿。但谁也不敢改口,仍对他一口一个“司令员”地叫。程家院里一个小保姆因为饭量太大,得不到满足,便去公共大食堂偷偷帮工,挣双份工资和双份口粮,最终她的不忠实被其他小保姆骂架时骂了出来。所以霜降便有了空缺可填。

程司令在见霜降的刹那猛欠起身,表情和姿势都静止了足足两秒才落回座位。老头有张神气蛮横的脸,还残存点英武。他脖子紫红,但并未进入老年期那种松弛。霜降想,四星若与这位父亲来蛮的,他一定败给老的。兀突地,程司令发起怒来。

“我这个院子是在开戏班子吗?!啊?!……”他头扭向左右,但周围没人。霜降傻了,不知老头在跟谁翻脸。这时孙管理立刻从门外闪进来,轻捷得像条影子。孙管理是负责首长们的家政勤务,如安插保姆、护士、秘书、警卫之类。

“程司令,是这么回事……”他笑时不知何故要露下舌头。

“我家不是戏班子!”老头打断他:“你不用尽挑些脸蛋子往这里送!你不看看我这个家——还不够乱吗?我那几个杂种儿子,见了女人谁肯省事!……”

“首长,是这么回事,您先别埋怨我……”孙管理一口中肯纯正的北京话。他不断变换两腿的立足点,霜降明白那是